



唱腔与程式

豪迈婉约间的性格外化与情感奔涌

听《牙痕记·金殿认子》中的“金殿认子”，听的是那一波三折的“哭腔”。陈澄老师的演唱，声震屋瓦又柔情百转。当唱到动情处，高亢处如云雀入霄，将李氏夫人内心的挣扎与决绝抛向九霄；低沉处又如溪流呜咽，将十九年养育的艰辛与不舍娓娓道来。这种唱腔，不是单纯的声音炫耀，而是人物性格的外化。有观众深情留言：“舞台上的李氏字字血泪，声声控诉。这才是淮剧最本质的内涵——对丑恶的控诉，对不公平的挣扎。她们的人生是不容易的，只有熬过了八九分的苦，才换得最后的一分甜。”这便是淮剧唱腔的魅力——它能让听众在音韵流转间，触摸到一个女人滚烫的心。作为淮剧中生代的代表，陈澄老师无疑是唱念做打的顶流，尤其是浑然天成的慢板低吟和清板轻诉，直击灵魂，绝美爆表。

而看《赶脚》，看的则是做功与程式的生活化表达。剧中大量运用了戏曲的毯子功、水袖功以及翻、打、滚、踢等程式技巧。开场时成凤英跌落山沟，钱三文一个利落的跟头翻上台前，用马鞭拖拽救助，二人配合默契，既有真实救助的紧张感，又有舞蹈化的美

感。当性别误会引发尴尬时，演员们运用矮子步、单脚独跳等程式，将人物内心的慌乱外化为滑稽的动作。这种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处理，正是戏曲美学的精髓。这是邢琛、房小莉新生代年轻演员们让人眼前一亮的希望之光。

至于《白虎堂·辕门斩子》，则是淮剧唱腔“刚”的极致体现。杨延昭那段核心唱段，板式多变，一气呵成，将元帅的威严、父亲的无奈、臣子的忠诚层层递进地宣泄出来。但真正让这出戏升华的，是剧情在危急关头的巧妙转折：就在杨延昭执意按军法处置亲子、忠义难以两全之际，穆桂英为报国恨家仇，携“降龙木”赶来归顺宋营，并立下军令状愿破天门阵。这一转折如雷霆万钧，瞬间化解忠与孝、公与私的死结。杨延昭最终赦免杨宗保，既保全了军法威严，又成全了爱国忠勇。舞台上，青春版的演员们虽然年轻，却将杨家将“大公无私、忠勇爱国”的精神气韵展现得淋漓尽致。那份在爱国大义与骨肉亲情间的张力，最终在“共御外侮”的民族大义面前得到统一，让观众在激昂的唱腔中，感受到超越个体、高于生死的精神力量。

□王迎春

3月17日晚，在盐都文化艺术中心观看的这场《传承非遗瑰宝·彰显淮剧魅力》专场演出，不仅是一场赴国家大剧院前的汇报预演，更是一次对淮剧艺术本真的深刻回望。江苏省淮剧团与盐城市淮剧团联袂呈现的四出经典——《牙痕记·金殿认子》《赶脚》《宋公堤·宋公夜访》以及《白虎堂·辕门斩子》，如同四枚穿越时空的印章，将“戏”的灵魂与“调”的雅韵，深深烙在每一位观众心上。

大义与微光

家国情怀与扬善美德的精神底色

本次演出的压轴大戏之一《牙痕记·金殿认子》，是一出关于“大义”的千古绝唱。这折戏之所以能久演不衰，成为淮剧的“看家戏”，不仅因为它曲折的剧情——瓦车蓬产子、牙痕记认亲，更在于它在极度戏剧化的情境中，拷问人性的底色。李氏夫人与生母在金殿之上争夺同一个孩子，这本身是一场“私心”的较量，但在淮剧艺术家的处理下，却升华为一场“大爱”的交响。

正如剧情所展现的，李氏夫人抚养王金龙（安禄金）一十九载，含辛茹苦，“村前村后去求奶，抓屎抓尿我甘愿”。当她面对孩子的生母时，那句“我李氏怎能昧良心”石破天惊。她深知“老来无子虽然苦”，却更明白生母“骨肉分离更伤情”。这种在极致痛苦中的放手，这种超越血缘的成全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“仁”与“义”的最高体现。舞台上，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陈澄老师带领青年演员，将这种“割爱”演绎得荡气回肠。观众看到的是含泪的微笑，是深明大义的隐忍。这就是淮剧的力量：它告诉我们，人世间的亲情，不仅有血脉的相连，更有养育的恩重如山；人世间的品德，不仅是拥有的勇气，更有成全的胸怀。

而与这种古代伦理大义相呼应的，是现代红色题材《宋公堤·宋公夜访》中的公仆情怀。阜宁县县长宋乃德，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，主持修筑海堤，抵御潮灾。这折“夜访”，没有宏大的战争场面，却通过共产党干部与百姓在夜色中的促膝长谈，展现了“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”的深刻主题。当熟悉的淮调在舞台上低回婉转，我们看到的是共产党人俯下身去做实事、挺起脊梁挡风浪的担当。从古代的“金殿认子”到现代的“宋公夜访”，淮剧始终紧扣着“扬善”的主题——无论是民间妇女的善良让子，还是共产党干部的为民筑堤，都是这片土地上最动人的正能量。

冲突与机锋

误会背后的人性张力与诙谐智慧

如果说《牙痕记·金殿认子》和《宋公堤·宋公夜访》代表了淮剧的“正”，那么《赶脚》则代表了淮剧的“趣”。这出由三位“00后”青年演员挑大梁的小戏，刚刚斩获第十八届文华节目奖，并亮相2026年新年戏曲晚会。它改编自传统剧目《孝灯记》，却在新时代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。

《赶脚》的魅力，在于它精妙绝伦的“戏剧冲突”。故事的核心是一个极简的误会：名门闺秀成凤英为追寻被发配关外的未婚夫，女扮男装，途中被赶脚的车夫钱三文所救，并带回家中借宿。由于性别错位，引发了一连串令人捧腹的窘境。

这就是戏剧冲突的高级形态。它不依赖刀光剑影，而是依靠“身份错位”制造强烈的喜剧张力。观众坐在台下，拥有“全知视角”，看着舞台上钱三文夫妇被蒙在鼓里的一本正经，看着成凤英在男性伪装下的惊慌失措，那种微妙的幽默感油然而生。然而，《赶脚》的高明之处在于，笑过之后，留给观众的是满满的温情。当误会解除，成凤英亮明身份，讲述千里寻夫的坚贞；当钱三文得知真相，喊出“千里送京娘，一切我承担”的豪迈承诺；当钱妻被成凤英的真情打动，二人义结金兰——这一刻，贩夫走卒身上的仗义与大家闺秀身上的坚贞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。这出戏证明了，最深刻的人性刻画，往往发生在最平凡的烟火气里。

淮剧的家国情怀与生命底色

戏骨铮铮唱苍生

传承与创新

草根文化到城市名片的时代跨越

这场演出，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——它是3月22日赴国家大剧院参加“百戏中华”非遗戏曲展演前的家乡汇报。这意味着，台上的演员面对的是最熟悉淮剧、最挑剔也是最热情的家乡父老；这更意味着，淮剧正从地方戏曲的“区域性传承”，昂首迈向国家级舞台的“示范性展示”。

盐城作为淮剧的重要阵地，近年来在政策扶持下，走出了一条“出人、出戏、出圈”的康庄大道。2021年，盐城在全国率先施行《盐城市淮剧保护条例》，立法为非遗护航。于是，我们看到舞台上，既有像陈澄这样的梅花奖、白玉兰奖得主、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作为“定海神针”；更有《赶脚》中三位“00后”主演这样的戏曲新苗崭露头角。四代淮剧人同台，这本身就是一出关于“传承”的动人好戏。

淮剧的艺术生命力，恰恰在于它从不故步自封。从传统古装戏《牙痕记·金殿认子》的常演常新，到小戏《赶脚》对传统题材的“陈窖新酿”——将旧版“求官救夫”の設定，改编为成凤英主动抗争的现代女性形象；再到《宋公堤·宋公夜访》对红色题材的戏曲化探索，让革命叙事有了情感的体温，以及《白

虎堂·辕门斩子》中对穆桂英巾帼英雄形象的强化——淮剧始终在证明：贴近时代、贴近生活，并不是要丢掉本体，而是在守住剧种灵魂的前提下，让古老的艺术与当代观众对话。

对于盐城人来说，淮剧是刻在骨子里的文化符号。它就像盐城的盐，看似平凡，却是百味之首，是生活中不可或缺或少的滋味。无论是在田埂地头，还是在国家大剧院的殿堂，只要那熟悉的淮调响起，游子的心就会被瞬间拉回故里。正如一位在京工作的盐城人之前观看淮剧演出后激动所言：“太激动了！在国家大剧院听到这么纯正的家乡戏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唱腔还是那个味道，但表演更精致、舞美更大气了！”这就是地方剧种的意义——它是流动的乡愁，是移动的故乡，是融汇在盐城人血脉里的记忆。

春夜喜雨，润物无声。当最后一声锣响回荡在盐城的夜空，我们知道，这不仅仅是四出折子戏的结束，更是淮剧又一次远航的开始。

3月22日，当这些艺术家们站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，他们带去的不仅仅是《牙痕记·金殿认子》的金殿大义、《赶脚》的人间真情、《宋公堤·宋公夜访》的为民初心、《白虎堂·辕门斩子》的铁面无私——他们带去的是盐城人民的春天气息，是里下河地区绽放的油菜花与滚滚涛声，是江淮方言中最具韵味的文化自信。

戏是剧的灵魂，它让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，流下自己的眼泪，唤醒沉睡的良知和信念之光。调是戏的雅韵，它让我们在宫商角徵羽中，找到精神的归宿，辨认回家的路途。对，唤醒，我喜欢用唤醒。一如春天般对大地万物的呼唤与拥抱。

愿这古老的淮剧，如春夜喜雨，滋养万物；愿这非遗瑰宝，在新时代的舞台上，永远铿锵，永远年轻。

